

全景展现30余年沧桑巨变，系统把脉世界大势

世界30年

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

(1978~2011年)

[英] 吉迪恩·拉赫曼◎著

曹槟 高婧◎译

ZERO-SUM



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世界30年

中信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 30 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 / (英) 拉赫曼著；曹槟，高婧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

书名原文：Zero-Sum World

ISBN 978-7-5086-3111-0

I. 世… II. ①拉… ②曹… ③高… III. 全球化—研究 IV. 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 217163 号

Zero-Sum World by Gideon Rachman

Copyright © 2010 by Gideon Rach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China CITIC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世界 30 年——全球政治、权力和繁荣的演变

SHIJIE 30 NIAN

著 者：[英] 吉迪恩·拉赫曼

译 者：曹 槟 高 婧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三河市西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9

插 页：3

字 数：222 千字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1355

书 号：ISBN 978-7-5086-3111-0 / D · 240

定 价：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网 站：<http://www.publish.citic.com>

服务热线：010-84849555

投稿邮箱：author@citicpub.com

服务传真：010-84849000

一部结合冷酷嘲讽和清晰分析的不可复制之作……没有人可以像拉赫曼那样将这一话题描绘得如此栩栩如生。

——尼尔·弗格森

献给奥利维娅，
是你伴我走过剑桥、华盛顿、曼谷和布鲁塞尔

序
ZERO-SUM WORLD

2009年
达沃斯

每年的1月，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都要聚集在瑞士的一个山谷小镇——达沃斯，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与会的政客们一致赞成在会议期间暂时搁置分歧，同声共气。在这样一个滑雪胜地，各国领导人重申他们打造统一的全球经济的承诺，与各跨国企业高管和投资银行家们谈笑风生，并为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贸易进行游说。在这五天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领袖们似乎对这个世界该如何运行达成了一致看法。在达沃斯，即使是最棘手的政治分歧，也会因为对全球化的相同见解而暂时被搁置。

但是在2009年的达沃斯论坛上，很显然这世界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次论坛是在世界经济遭遇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举办的，而这时距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仅仅四个月。随着各类金融机构开始风雨飘摇，公众的指责声越来越大，那些一贯在达沃斯鸡尾酒会上趾高气扬的银行家们这次却躲了起来。奥巴马政府受困于国内严峻的经济谈判形势，

没有参加这次会议，这也使美国的缺席格外引人注目。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成了那一年达沃斯论坛的明星。

一天傍晚，一位商界重量级人物挤进一间会议室，只为了听取温家宝总理对于当前动荡的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如今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而且还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买家，与会者没有理由不去仔细倾听他的发言。温家宝并不魁梧，穿一身西装，戴着眼镜。他不是那种极富号召力的人，更像是一位正在向董事会作报告的企业高管。但在讲话临近结束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放下了先前的官方姿态，变得博学起来。他说自己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危机而“重读了亚当·斯密”。温家宝告诉与会者，他拜读的是这位 18 世纪经济学家的著作《道德情操论》，而非人们更为熟悉的《国富论》。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表示自己向自由市场经济学之父请教，这对于任何一个稍懂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时刻。

然而，就在共产主义领导人在达沃斯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支持的同时，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似乎对共产主义开始产生兴趣。雷曼兄弟破产后不久，法国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就被拍到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景；德国财政部长佩尔·施泰因布吕克则表示，“马克思的有些思想并没有那么糟糕”。

这种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混乱完全可以理解。2008 年 9 月由华尔街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使世界主要大国领导人一致认同的全球化共识受到了严重威胁，并在世界各国的首相办公室和总统官邸制造出一种几近恐慌的情绪。

面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动荡，各国政客不由得回想起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那令人恐惧的政治形势。时任英国首相戈登·布朗的最亲密

盟友、英国内阁部长埃德·鲍尔斯在 2009 年达沃斯论坛结束后悲观地表示，当前世界面临的这场金融危机比 20 世纪 30 年代的情况严重得多，他还补充说，“我们都记得那个年代的政治是怎样被经济所左右的”。

在接下来的 12 个月中，全世界遭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但人们对于全球各地再次出现施粥所遍布、政治极端主义横行，以及法西斯主义游行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

那么，这一切只是一场噩梦？抑或只是一个恐怖故事？世界经济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 2008 年金融危机以前的状态？

如果回答“是”，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本书要告诉你的是，国际政治体系已经步入一个危险的动荡与深刻的变革并存的阶段。

在过去的 30 年里，世界各主要大国纷纷参与到全球化进程当中。全球化这一经济体系被人们看做提高全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保证，并使全球几个最强大的国家间产生了一些共同利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全球的主导力量，这不但阻止了其他国家对美国地位发起挑战，同时也增强了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然而，2008 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全球化不再像过去那样有利于所有世界大国，美国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在国际舞台上缺少真正的对手。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系列显而易见的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和核扩散，也正是这些问题引起了国家间的对立和分歧。经过长时间的国际合作后，竞争和对立又重新回到国际体系中，一个双赢的世界正在被一个零和世界所取代。

不论美国民众还是美国政府，都开始对冷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是否还有利于美国产生疑问。人们不仅把亚洲的崛起与普通美国人的失业联系

到一起，还将其视为一个愈发自信的中国对美国传统大国地位的挑战。这场危机使美国人更加意识到自己国家的经济有多么不堪一击，这个国家是多么依赖中国和中东国家的贷款。当然，即便遭遇危机，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一流的大学。但是，要想重新回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开始的“单极时刻”，继续享受那一期期无可匹敌的优越感，对美国来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与此同时，西方世界的另一大支柱——欧盟，正在经受自 1957 年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过去的 50 年里，欧洲人在建设“更加亲密的联盟”这条路上不断地取得进步，而这条路的基础便是双赢逻辑。欧洲人认为，把各国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他们就会变得愈发强大和繁荣。单一货币欧元的诞生，以及 2000 年到 2007 年间欧盟规模近乎翻倍的增长，都与全球化的逻辑完美契合。尽管欧洲各国间经济和政治上的隔阂已被打破，但由于德国等国开始担心自己会被邻国拖后腿，蔓延欧洲的债务危机在欧盟内部引发了激烈的相互指责。欧洲一体化进程如今正面临着解散的威胁。

在零和逻辑中，一个国家的获益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这种逻辑不仅导致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急剧紧张，也使得欧洲国家就实行单一货币的成本问题争论不休——这一问题将对欧盟的未来构成威胁。此外，零和逻辑还阻碍了各国就全球变暖问题达成有价值的协议。美国、欧盟、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都不愿迈出第一步，因为这样会严重危及本国经济，从而使对手的相对实力得到提升，社会财富增加。类似的竞争和对抗也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合作解决核扩散问题的障碍，因为主要大国都在想方设法为自己谋利，而不愿果断采取行动应对共同威胁。由于世界各个大国都在尽全力保卫自身的资源安全，其他一些国际性问题，如能源、食物和水资源短缺等，也

因零和逻辑的存在而前景堪忧。

零和逻辑的出现否定了美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对本国外交政策走向的主要判断。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和克林顿都认为，全球化使得历史趋势正朝着有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因此鼓励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势力的崛起正是美国利益所在。老布什 1999 年的这番话恰好反映出那个年代人们的习惯思维。他说：“有了自由经济，才有公民自由；有了公民自由，人们就会期待民主政治……与中国人进行自由贸易，时势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克林顿甚至开始相信，全球化改变了国际关系中最古老的定律之一——新兴力量与老牌强国在实力角斗中必然产生冲突。其助手詹姆斯·斯坦伯格后来回忆说，克林顿总统“没能明白国与国之间必然存在着竞争。他认为一些人的成功对其他人来说算不上是威胁，那些人自己的失败才是最大的威胁”。

克林顿实现双赢世界的信念并不是一种个人偏好，事实上，“民主和平”理论是 1978 年到 2008 年这 30 年间最具影响力的政治观点之一。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以及科学技术这三者可以同步向前推进，而世界和平会是最终的产物。如果世界上所有大国都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同时全球化和高新技术把各国民众吸引到一起，战争也许就会成为历史，消费主义和电脑网络也会战胜矛盾冲突。人们会去麦当劳饱餐一顿，而不是打个你死我活；会尽情地在网上冲浪，而不是在大街上聚众闹事。

在全球化鼎盛时期，双赢世界的理念并非无稽之谈，因为这一时期是亚洲国家和欧盟的乐观时代。有人曾预言，中国奇迹会因为 1989 年政治风波而终结。事实证明这样的预言并不正确。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之行中视察了中国的制造业重地。自此，中国以更快的速度重新迈开发展的脚步，长达二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使中国人欣然接受了双赢世界的观念。中国国家

主席胡锦涛在 2006 年访问西雅图附近的一家波音飞机工厂时提到了“双赢”这个词，他说：“波音同中国的合作是中美经贸互利合作双赢的一个典范。”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印度也经历着快速发展，其信息技术产业的崛起已经是全球化进程中老掉牙的故事了。尽管 1997~1998 年发生了亚洲经济危机，也只是使泰国、韩国以及印度尼西亚的经济遭到暂时性破坏，并不能改变人们对亚洲不可阻挡的崛起的看法。就个人而言，不断涌现的亚洲中产阶级有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正如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所说，“从前，亿万亚洲人民认为自己过着毫无权利的生活”，是亚洲的崛起“赋予了他们信心和力量”。

1991 年到 2008 年对欧洲人来说是充满希望的年代。欧盟的稳定和繁荣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众多邻国。1994 年到 2007 年间，欧盟的规模扩大了一倍多，成员国数量从 12 个增加到 27 个。它不仅将大多数前苏联国家吸纳进来，还吸收了一些在冷战中保持中立的国家。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欧盟人口几乎达到 5 亿之多，作为整体来看，欧盟同时也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2007 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对于全球经济的乐观情绪在那一年的达沃斯论坛上达到了新的高度。前任美国总统候选人、著名出版商史蒂夫·福布斯在大会上欢欣鼓舞地表示：“今年是人类有史以来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意识到，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莫过于推行自由市场和民主政治。”就在同一年，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戴维·黑尔（和福布斯一样，也是达沃斯酒会上的常客）写道：“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水平。”更有趣的是，黑尔还指出，由于“在过去 20 年里，中国、印度、前苏联成员、东欧国家以及非洲地区重返全球经济舞台，新一轮的全球大繁荣比以往的经济扩张涵盖的范围更广”。

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终结了这股让人头脑发热的乐观情绪。1978年到2008年是全球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连续几届美国政府都对这样一种看法深信不疑:全球化有利于美国,有利于中国,更有利于整个世界。但是随着大衰退后美国失业率的急剧攀升,这种信念开始在美国破灭。2010年年初,美国的基本失业率为10%左右,但如果把“气馁工作者”^①和兼职人员计算在内,这一数字就变成了17%。2010年1月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对前来参会的富豪精英们说了这样一番话:年龄在25岁到55岁之间的美国男性劳动者中,有五分之一的人现在都处于失业状态,而在20世纪60年代,同类人群中95%的人都有工作。萨默斯强烈暗示,中国的贸易政策对美国的失业问题负有部分责任。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还不止他一个,甚至有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也开始把美国的金融动荡和失业问题归咎于中国的“重商主义”。

尽管美国经济状况在2010年有所好转,但并不能减轻人们的忧虑,因为这种好转是以不可持续的巨大财政赤字为代价的。尽管美国国债缓解了眼前的经济危机,可激增的国债数量更加剧了美国人对未来的担忧。

中美两国经济上的紧张关系很有可能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在美国迅速抬头,中国政府则会更加焦虑,进而担心美国最终的目的就是阻挠中国的崛起。这样一来,不仅世界上两个最重要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会遭到破坏,还会导致全球体系的不稳定。

欧洲人也对全球化开创的“世界新秩序”产生了疑问。欧洲一些领导人——如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就呼吁欧盟要保护欧洲人不被来自亚洲的“不

^① 气馁工作者,失业人口因为长期找不到工作而停止找工作,亦即脱离了劳动力队伍,经济学家称这一类人为气馁的工作者。——译者注

公平竞争”所伤害。作为一个庞大的政治组织，欧盟同样也在失去自信。以追求共同经济利益为基础的双赢逻辑，取代欧洲历史上曾带来巨大灾难的血腥对抗，这是整个欧盟建设的重要基石。但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希腊、西班牙等国不断加剧的债务危机，使得这些国家开始质疑大团结下的欧洲最为得意的成就之一——诞生于 21 世纪初的欧洲单一货币。在德国要求削减开支的重压之下，希腊领导人无不担忧地提起纳粹分子在“二战”时期对希腊的占领，而这恰恰是欧盟努力想要抹去的不愉快记忆。

欧洲领导人也公开表达了对欧洲国际地位下降的极度不满，他们认为世界很快就要被亚洲和美国所控制。欧洲选民普遍反对欧盟进一步扩大规模，越来越多的人转而支持那些反对移民的激进政党，选民的行动也反映出欧洲开始出现一种新的带有自卫倾向的观点。

随着一系列严重的全球性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出现，产生新一轮国际对抗和冲突的风险也大为增加。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将会引起各种战争、环境灾难以及后果更为严重的经济动荡。

这一系列严重问题都包括哪些内容呢？美国总统奥巴马在 2009 年 9 月第一次联合国重要讲话中对此进行了简要的总结：“极端主义分子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各种长期的冲突还在持续，种族屠杀和大规模暴行依然存在，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越来越多，地球冰盖不断融化，大量人口受灾，贫困仍然无法摆脱，传染病也还在蔓延。”奥巴马总统列出的清单已足够令人担忧，但严重问题的全部内容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爆发新一轮贸易战争的威胁，以及随之引发的国际政治紧张局势；失败国家^①增多及其带来的诸多跨

^① 失败国家，这一概念缘自西方学界和政界，专指一些社会内部秩序极度混乱（常伴有武装割据、暴力冲突，甚至种族清洗）的国家。——译者注

境问题；国家间为获得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和食物资源的控制权而你争我夺；威权主义及其他与民主政治相抵触的意识形态重新抬头；跨境流动的难民潮和非法移民；以及墨西哥、巴尔干半岛等地区的有组织跨国犯罪势力日益猖獗，所有这些复杂的国际问题都可以列入这份清单。

即使遭受重创的西方国家和日益崛起的亚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能够得到遏制，由于美国实力的相对削弱，使得这些全球范围内日益激化的国际问题得到有效解决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人开始讨论要不要建立一个“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因为1944年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为“二战”后国际体系的重建奠定了基础。“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强大实力使其成为世界秩序的设计者，以及确保这一秩序为人们所接受的执行者。然而，今天的美国已不再拥有过去那样的实力——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诸多国际政治问题解决方案的实力。正如人们在国际气候变化大会上所看到的那样，在缺少一个绝对主导力量的前提下，多极世界里各国参与的磋商和论坛很容易陷入困境并最终失败。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到的那些国际问题非但得不到解决，反而很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一些诸如“全球经济不平衡”、“失败国家”，乃至“核扩散”之类的字眼听起来会让人感觉很抽象，甚至有些索然无味。但是，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在未来10年里得到有效解决，全球政治将陷入一片混乱。如果伊朗核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中东地区爆发新的大规模战争将成为最大的隐患之一。不论是欧洲的债务危机，还是美国为报复中国“重商主义”而挑起的贸易战争，都会使世界经济急剧滑坡。如果不能稳定那些失败国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暴力横行的无政府状态会进一步恶化，同时在世界其他地区引发严重的后果。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将会导

致最严重的国际危机——洪水、饥荒、大规模人口迁移，甚至是战争。

所有这些危机最终将威胁到整个世界未来的命运，而那些世界主要大国却无法通力合作来应对危机：一是因为世界经济遭到重创，运转失灵；二是因为新的国际对抗日益激烈，特别是中美两国间的对抗。这两个原因把整个世界困在一种零和逻辑中。在这种逻辑下，一个国家的获益很可能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损失。

这种暗淡的国际前景与过去 30 年里人们的自由之梦形成了鲜明对照。曾几何时，在全球化不可阻挡的力量推动下，在自由市场和美国实力的控制下，人们对建设一个更加繁荣、更加和平的世界充满期待。

只有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所处的两难境地，这也是本书前两章着重介绍过去 30 年国际关系史和思想史的原因。

对读者来说，从 1978 年开始叙述那段历史似乎有些无法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冷战结束和基地组织空袭美国才是进入现代史的标志性时刻。一本关于美国近期外交政策史的畅销书就以《从 11 月 9 日到 9 月 11 日》(*From 11/9 to 9/11*) 为副标题——前者是柏林墙倒塌的日子，后者则标志着美国“反恐战争”的开始。但是，与建立全球化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这一重大历史进程相比较而言，苏联解体和“9·11”恐怖袭击事件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构筑起这段历史的两个关键性事件，一是 1978 年中国的改革开放，二是 2008 年爆发的金融危机。

本书将这 30 年的历史分成了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始于 1978 年的“变革时代”，重点阐述世界各主要大国如何选择、为什么选择全球化，以及全球化又是怎样刺激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的是“乐观时代”，这一时代从 1991 年苏联解体开始，一直到 2008 年国

际金融体系几近崩溃而结束。这部分内容主要围绕全球化是怎样使世界大国间关系保持稳定并创造出一个双赢世界来展开。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以“焦虑时代”为标题，阐明了国际政治将走向危险和不稳定的原因，以及摆脱一个充满风险的零和世界的方法。

目录
ZERO-SUM WORLD

序 2009年 达沃斯 // XI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
1978~1991

引 言 // 003

第一章

1978年，中国：邓小平复出 // 009

1978年，为了向党内阐明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合理性，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邓小平也不认为虚伪地接受贫穷有任何好处，因此“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成了他又一个著名论断。

第二章

1979年，英国：撒切尔主义 // 017

撒切尔最著名且最简洁有力的名言就是——“你不能跟市场作对”——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1978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全球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